

(台湾)卧龙生 著

风流江湖传

①



狂龙降凤

中



贺龙翔随指张谢二人道：“兄弟来为司马兄引见，此两位乃是——”

司马温道：“不劳帮主引见，这二位兄弟早已久仰。”

贺龙翔又指着陆文飞道：“此位乃是剑祖胡文超的高足，姓陆名文飞。”

司马温道：“我们早已相识了。”

贺龙翔哈哈笑道：“请恕兄弟健忘，竟把这事忘了。”

司马温抱拳，道：“各位远道而来，敝庄竟未稍尽地主之谊，实是太过失礼。”

贺龙翔道：“兄弟来至太行亦未至贵庄拜访，还请总管担待。”

张南道：“司马兄来得正好，兄弟现有一事，必须请教司马兄。”

司马温道：“张大侠有话但请吩咐。”

张南道：“兄弟有一位侄女叫张玉凤，途中遭遇伏击被人劫持而去，不知这批人是不是贵庄的。”

谢一飞亦道：“兄弟亦有一位侄儿，被人暗中劫去，避秦庄为此间地主，料不会不知。”

司马温脸上掠过一丝诡笑，诧异的道：“这就奇了，川西张门，金陵谢家威名远播，什么人如此大胆，竟敢太岁头上动土。”

谢一飞面现不悦之容，道：“兄台知与不知但凭一句话，犯不上语带嘲讽。”

司马温忙道：“谢兄误会了，兄弟说的是实话，绝无嘲讽之意。”

张南道：“如此说来避秦庄果然不知了？”

司马温道：“避秦庄没有参与，但忝为地主可不能不问。兄弟奉主之命，邀请各位至敝庄小聚，请各位务必赏脸。”

贺龙翔道：“近日事情极多，我看还是改日吧。”

谢一飞亦道：“敝侄尚未寻着，哪有心情赴宴，谢啦。”

司马温起立道：“既各位俱都有事，兄弟只好回去复命了，告辞。”

深深一揖，举步便行。

贺龙翔亦起身道：“有劳司马兄，容事情稍有眉目，当专程来贵庄拜访。”

司马温辞出后，谢一飞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谁知他存的什么心，帮主辞了他是对的。”

贺龙翔沉吟有顷，道：“避秦庄公开约各派去庄内，其用心不外有二：第一、他那股势力虽已养成，江湖同道大都不知，意欲藉此炫耀一番。第二、意欲看看来太行各派势力如何，至于是否别有用心，那就很难说了。”

张南道：“不论怎样，总是不去为妙。”

陆文飞道：“看司马温刚才说话神态，恐怕来意决不是为了请保位饮宴。”

贺龙翔点头道：“老朽亦是这般想，是以没有即时回答。”

一顿又对张谢二人，道：“贵门之事，兄弟决不袖手，我就着人出去协同追查。”

谢一飞亦知这无头公案，一时半刻要查明白实是不易，聆听之后亦起身道：“蒙帮主慨允相助，兄弟先行谢过了，告辞。”

与张南双双辞去。

陆文飞是一道跟来的，于是也跟着告别。

贺龙翔并不挽留，送至价沿即行转身入内。

谢一飞与张南行出黑龙帮后，突然一位庄客模样壮汉奔了过来，对谢一飞低低说了几句，谢一飞面色陡变，一拉张南道：“张兄请随我来。”

随着壮汉疾奔而去。

陆文飞不便跟去，仍然缓缓前行，当他行近一处林边之际，剑祖胡文超突然由林中行出，招手道：“飞儿，这面来，为师近日悟澈几招剑式，就趁此刻教给你吧。”

陆文飞心中将信将疑，随着师父行入林中，胡文超从地下拾一枯枝，用以代剑，拉开架式，一连使了几式剑招。

陆文飞对剑道一门，已有深湛造诣，一见那剑式，心中大为吃惊，只觉那几式剑招，精奥无匹，看似只有几招，却蕴含着无穷变化。

胡文超使了两遍，微微笑道：“你可照样演练两遍试试。”

陆文飞依言拔剑出鞘，照式演练起来。

胡文超从他手中接过剑鞘，从旁指点纠正。

陆文飞天性聪颖，渐渐已领悟精奥，不觉越练越觉有兴，不知反复了多少次，自觉已然精熟，这才停下手来，抬头一看，师父不知何时已然走了，剑鞘却扔在不远的地下，心头顿起疑窦，他对师父来到太行原就有些不信，只是没有机会询问，此刻细想起来，觉出他绝非师父，急从地上拾起剑鞘，抽出夹层一看，里面的金牌已然不见了，心知中了人的圈套，不由大为

恼怒。

可是人已去远，追之不及，也只好一个人空自暴怒，毕竟他不是全无头脑之人，情绪略一平复，突然想起义兄王孙与白胡大叔来，觉出这假冒师父之人极可能就是白胡大叔。

陆文飞心里有了这一疑窦，便急朝王孙所住的尼庵赶去，只见双门紧闭，敲了许久不见回答，情急之下一腾身跃越院墙，四下寻找了一遍，里面连个看庵的尼姑都没有，心中顿时大悟，忖道：“是了，想是他们的目的已达，离开太行行了。”

他原对义兄王孙与白胡大叔均极尊敬，此刻细想起来，不由感慨万千，觉得人心难测，任何人都靠不住。行出庵门，顺着山径缓缓前行，突觉不远的一片林中，似乎有人影闪动。

练武之人目光特别锐利，就这一瞥之下，已觉出那人影似女的，深山之中虽也有土著村女，却不是这种装束，心念一动，立时追了过去。

到达林边果见两个女婢并肩而行，背影极似冬梅，一急忙之下厉声喝道：“站住。”

两个女婢缓缓回过头来，见是一个陌生少年，脸上立泛怒容。

陆文飞细看之下，竟不是王孙所带的四婢，不沉一怔，心知道自己鲁莽叫错了人，赶紧在抱拳施礼道：“在下认错了，姑娘勿怪。”

大的一个女婢冷笑，道：“哪里是找错人，分明是有意找岔来的。”

陆文飞不便与她争执，又一抱拳，道：“在下委实是叫错人了，姑娘切莫误会。”

小的一个白了他一眼道：“姐姐，这人分明是追踪咱们来

的，不用管他是谁，先把他擒去听候宫主发落。”

陆文飞两番赔礼，对方俱都不听，心头顿起怒火，只是对方乃是女流，不便计较，且自己委实有错，于是强忍下一口气，回身便走。

但听飒然一阵风响，二婢已纵落身前，大的一个声色俱厉的道：“你究竟是什么人？追踪我等用意何在？”

陆文飞眉头微皱道：“在下姓陆名文飞，适才追踪二位确实是认错了人。”

女婢偏头想了想道：“你是金陵谢家的人？”

陆文飞摇头道：“毫不相干。”

女婢又道：“那是川西张门的人？”

陆文飞道：“不是的，家师胡文超，外号剑祖。”

女婢想了想冷笑道：“好大的口气，竟敢当剑祖之名。”

陆文飞道：“那是江湖同道抬举家师，并非自称外号。”

女婢冷冷道：“你是他入室弟子，剑术一定不凡，姑娘倒要伸量伸量你。”

陆文飞摇摇头道：“刀剑无眼，岂是闹着玩的，何况在下所学不及家师十之一二。”

女婢拔剑出鞘，道：“不用客气，你可尽力施为，我不伤你便是。”

口气托大，就像前辈人物对后生晚辈说话一般。

陆文飞只觉一腔怒火直冲上来，剑眉一扬，正待发作，忽觉对方仅是一个女孩子，何苦与她一般见识，于是忍下一口气，摇摇头道：“在下尚有要事，无暇奉陪，让我走吧。”

女婢道：“不行，我话已出口，你若不陪我较量几招，岂不是太瞧不起人了。”

陆文飞耐着性子道：“在下初出江湖，什么都不懂，那敢瞧不起人，姑娘不要误会。”

女婢哼了一声道：“我不管，你再不动手我就先动手了。”

不由分说一剑刺来。

陆文飞觉出她来剑十分凌厉，似乎造诣极深，不敢轻敌，急撤出长剑一式‘梅开五福’封了出去。

女婢点头道：“出手一招便即不凡，比江湖一般武师强多了。”

剑式施开，刷、刷、刷一连三剑，尽是进手招式，攻势辛辣凌厉，不容对方有喘息还手的机会。

陆文飞觉出她的剑式，与刚才冒充师父之人所教剑法一模一样，心中大为惊疑，好在他已学会，应付起来甚是从容。

女婢一连攻了七、八剑，陆文飞只是封格闪避，没有还过一剑。

女婢自恃剑术精奥，立意借此显露，见陆文飞只守不攻，以为对方轻视她，娇喝一声，正待施展煞手空闻远远传来一个娇音喝道：“夏荷，还不与我住手，你是找挨打了吧。”

女婢面容立变疾忙收剑后撤，陆文飞原就无意动手，立即纳剑归鞘，转身便走。

行了约数十步，突闻女婢从后喊道：“陆相公你请回来，我家宫主有话问你。”

陆文飞委实怕她再纠缠，但人家好言相请，倒不好拒绝了，只得回过身来，道：“你家宫主呼唤在下何事？”

女婢道：“她就在那面，你去就知道了。”

陆文飞想藉机探探口气，女婢剑术与冒充师父之人同一路数。当下故作无奈道：“那就请姑娘领路吧。”

女婢领着陆文飞行了约二三百步，只见一位宫装少女，面覆青纱，亭亭立于一株古松之下，身段仪态，似乎甚是美丽。

女婢抢前二步禀道：“启禀宫主，刚才追逐婢子们的就是他。”

陆文飞抱拳一礼道：“在下陆文飞，刚才委实是场误会。”

覆面少女冷厉道：“来太行的武林人极多，可是极少青衣使女，你说认错了人，那你追踪的人又是谁？”

陆文飞道：“他是在下的一位义兄，他带有四个女婢。”

覆面女郎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岂有此理，那有堂堂男子汉领着女婢跑江湖的。”

陆文飞道：“他是寻幽览胜来的，可不是闯江湖。”

覆面女郎道：“我明白了。”

话题一转道：“他既是你义兄，该是很亲密的了，怎的又反目了？”

陆文飞摇摇头道：“原先果甚亲密，此刻在下才知我是受骗了。”

覆面女郎道：“你受了他什么骗？”

陆文飞道：“恕在下无法奉告。”

覆面女郎笑道：“你不说姑娘也知道，想是你有什么秘密为他骗到手了。”

陆文飞心头一凛，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宫主猜错了，在下并没有什么秘密。”

覆面女郎，微微一笑道：“就算我猜错了。”

一顿又道：“你来太行何事？”

陆文飞反问道：“在下与宫主初次见面，你不嫌问得太多了么？”

覆面女郎不觉一怔，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不说我也知道，告诉你吧，你此刻就像网中的一条鱼，暂时好像没事，等到人家一收网就插翅难飞。”

陆文飞变色道：“这个在下却有些不信。”

覆面女郎道：“我知道你不会信的，不过事实确是如此。”

陆文飞冷笑道：“我倒想知道一下这撒鱼网的是何许人物？”

覆面女郎道：“难道你不知古陵之内，蕴藏了许多秘密？”

陆文飞道：“在下与他们河水不犯井水，似无冲突的理

覆面女郎道：“那满山的飞禽走兽又碍着猎人什么事，他为什么要到处张窝弓，设陷井擒杀他们？”

陆文飞怔了怔道：“那是意欲食其肉寝其皮。”

覆面女郎道：“这就是了，他们意欲得着某件东西，也不得不这样做。”

陆文飞心头一凛道：“如此说来他们是认在下携带着某项东西了。”

覆面女郎道：“你很聪明，一点就透，不过此刻情形不同，你已然减去了许多危机，只要自己谨慎不乱闯祸，或许可以没事。”

陆文飞诧异道：“你如此一说，我是越弄越胡涂了。”

覆面女郎“我说个故事你听，就明白了。”

一顿又道：“有一种麝鹿，它身上有一种香囊，是制名贵麝香的宝贵材料，当它为猎人追急了，自知无法逃脱时，便自行将香囊咬破，这也未始不是一个釜底抽薪之策。”

陆文飞长吁了一口气道：“宫主不用尽打哑谜了，在下愚

昧得很，我不明白。”

覆面女郎点头道：“塞翁失马，安知非福，你说受了义兄之骗，说不定他还是为了你呢。”

陆文飞知她指的金牌，不禁冲口喝道：“你究竟是谁，何故只管盘问在下？”

覆面女郎仰面若有所思，竟未答理人的话。

就在这时，林中一阵脚步声响，行来了二人，头一个是一位面容冷傲，身着锦衣的武生公子，后随的则是避秦庄总管司马温。

陆文飞明明看见，故作不识，默不作声。

那武生公子态度十分轻佻，往前急趋二步，一指覆面女郎冷笑道：“本公子寻找你已经多日，想不到竟躲在这里会晤心上人。”

说着目泛凶光地对陆文飞一瞥眼。

覆面女郎还未及答话，身后两婢已一跃而前，娇喝道：“狂徒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我家宫主面前秽言污语。”

武生公子仰面笑道：“别说是草莽中的冒牌宫主，就算他是当今真正的公主，本公子说了她又能把怎样。”

两婢大怒，双双长剑出鞘，大有即时出手之意。

覆面女郎轻喝道：“不得鲁莽，都与我退下去。”

二婢无奈，愤愤收剑退了下去，静立在一旁。

武生公子见覆面女郎并无怒意，愈益得意，哈哈笑道：“太行山此刻正是风云紧急之时，姑娘敢于单身前来参与，胆力确实不凡，比时下一般女了可强多了。”

覆面女郎冷笑道：“你们追踪我就是为了说这几句赞美之言？”

武生公子迈近二步，满脸笑道：“在下深望姑娘能揭去面罩，让我一睹花容月貌。”

覆面女郎笑道：“这也并非难事。”

武生公子大喜道：“这样说来姑娘是答应了。”

覆面女郎突然面色一沉，冷漠的道：“江湖上极少有人能见本宫主的真面目，一旦见着，活命的机会便不太多。”

武生公子扬声笑道：“果有此事么，在下倒有些不信呢。”

突然一跨步，伸手便要揭覆面女郎的面罩。

就他这一举手之际，侧面剑光一闪，二婢已一左一右向他袭来，出剑之速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武生公子耳闻风声有异，不敢大意突地一缩手掣电般撤回，俊脸泛起一片怒容。

司马温眉头微皱跨步上前道：“邬公子，不用寻她开心了，咱们还是照原定计划行事。”

武生公子点头道：“倒也使得，但必须依我一件事。”

司马温似乎有些意外，道：“只要不使兄弟十分为难，兄弟自当遵命。”

武生公子淫邪地一笑道：“此女不必观其容貌，就凭身段与言语已足令人消魂，如若得手，务必先交给在下，乐上一乐。”

讪讪一笑，住口不言。

司马温为难道：“这个尚容兄弟禀告庄主定夺。”

武生公子道：“连这等小事也得禀告庄主，我看这合作之事不谈也罢。”

司马温，忙道：“公子不必性急，事情如若办妥，避秦庄拼着与人结下深仇亦在所不惜。”

武生公子面色稍霁道：“这还像话，咱们这就动手吧。”

陆文飞把他们的话，听得一清二楚，他生性侠肠，一横身挡在覆面女郎的身前，沉声道：“你们干什么？”

武生公子哪把他看在眼里，重重哼了一声，俊脸泛上一片杀机。

司马温急前二步道：“陆兄如何认得她？”

陆文飞摇头道：“并不相识。”

司马温道：“本庄主与她略有过节，陆兄既与她毫无瓜葛，最好置身事外。”

陆文飞剑眉一扬道：“在下本用不着管这闲事，只刚才聆听二位那些不堪入耳之言，深感此话不该出自总管这等身份人的口。”

司马温脸上一热，随即沉下脸道：“一个人作事当有自知之明，陆兄纵有护花之意，只怕亦是力不从心。”

陆文飞怒道：“在下或许自不量力，但我只知行所当行，从未顾到后果。”

司马温笑道：“若是因一个素不相识之人而送命，那太不值得吧？”

覆面女郎亦知来人不怀好意，但也不接陆文飞一句话，静立一旁，就像看热闹一般。

陆文飞亦知自己人单势孤，而且可说事不关己，可是一副生具宁折不弯的性子，当下冷笑道：“在下会不会因此送命，目前还很难说。”

武生公子大感不耐，跨步上前道：“司马兄何苦费那么多唇舌，让本公子来打发他。”

覆面女郎突然于此开言道：“我看你也不用得意，找你的

人来了。”

武生公子猛地一抬头道：“我到不信有什么人大胆敢于找上本公子。”

覆面女郎纤手一指道：“你看那是不是来了么。”

陆文飞顺着她手指看去，只见谢一飞与张南并肩匆匆行来。

武行公子见来人素不相识，遂道：“他们是谁，为何找我？”

覆面女郎故意提高嗓音道：“你把川西张门的一位姑娘掳去，他们会放过你才怪呢。”

武生公子莫明其妙道：“你在胡说些什么。”

谢、张二人远远便看出了场中剑拔弩张之势，又闻覆面女郎提到川西张门之事，立刻加快脚步奔了过来，张南首先开言道：“陆兄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陆文飞答道：“在下看不惯他们的卑劣行为。”

张南一指武生公子道：“可是此人掳去了玉凤？”

陆文飞道：“你问他吧，在下弄不清楚。”

张南一趋身跃到武生公子面前，沉喝道：“是你劫去了我家玉凤。”

武生公子素性高傲，仰着脸道：“是又怎样？”

张南怒道：“你是避秦庄什么人？”

武生公子冷冷道：“本公子另有门派，此来只是作客。”

张南大喝道：“先把你擒下了再说。”

倏地一伸手朝他脉门扣去。

武生公子仰面笑道：“我看你活得不耐烦了。”

手掌一翻反扣张南手腕，左掌一穿，直取右肋，出手如电，凌厉异常。

张南吃了一惊，轻敌之心顿减，攻出的手掌一沉，由上而下，击向了武生公子的肩井穴。

武生公子身形一挪，右掌随着一转之势疾拍而出，一股强猛掌劲，直撞了过来。

张南仗着数十年的苦修功行，存心让对方吃点苦头，趁得对方手掌一吐之际，挥掌疾迎，硬碰硬的接了武生公子的一招。

两股巨大暗劲一触，地面陡然卷起一阵黄尘，张南只觉手臂一阵酸麻，不自主的退了一步

武生公子也未讨好，身子连幌了几幌，急朝斜里抢出二步才算把樁立稳，他幼承家学，得父余荫，在江湖罕逢敌手，从不曾吃过亏，这一对掌，顿时激起了哪股潜存的凶戾之气，大喝一声纵身扑前，顷刻之间攻出了九掌，踢出五脚。

张南被迫的连退了五六步方才把局势稳住，但已先机尽失，竟抽不出空隙来还手。

陆文飞细察武生公子的门路，只觉他掌力雄浑，招式诡

异，与武林各派的武功路数不大相同，心中不觉十分骇异。

就在武生公子攻向张南的同时，林中突然行出一批衣锦鲜明的壮汉，簇拥一乘紫呢软轿直向覆面女郎行去，抬软轿的是二位壮健妇人，一至少女面前，方将软轿的帘子揭开。

覆面女郎轻移脚步，行入轿内，抬轿的妇人立时抬起软轿，如飞奔走。

司马温没有出声拦阻他们，任由他们前呼后拥行去。

此时张南与武生公子已交换了廿余招，那武生公子可说是占尽了上风。

司马温突然高呼道：“二位且请住手。”

武生公子掌势一收，哈哈笑道：“所谓武学世家不过如此，本公子见识过了。”

张南气虎虎的，重重哼了一声道：“有天老夫会让你知道武学世家的利害。”

司马温徐徐道：“张兄请勿介意，此事乃是一场误会。”

张南怒道：“他若果不交还我侄女，我跟他个没完。”

司马温急道：“此位乃是邬公子近从关外来，现在本庄作客，并没见过贵门张姑娘，刚才那姑娘是信口乱说的。”

张南愤怒道：“这是他亲口承认的，决错不了的。”

司马温转脸目视武生公子道：“邬兄，这事当真？”

武生公子冷笑道：“哪个儿见过些张姑娘了，他是活见鬼。”

谢一飞摇着摺扇插言道：“这事兄弟到有几分相信。”

随口又问司马温道：“适才那位覆面女郎是何来历？”

司马温道：“本庄至今未摸清她的来历，依兄弟推断八成与那王姓少年是一路。”

谢一飞半信半疑的道：“司马兄既不知她的来历，怎会与她冲突？”

司马温面含怒容道：“此女子行动诡秘，近二日内已伤了本庄不少的人，是以兄弟才与邬公子前来寻她。”

陆文飞冷冷一笑，徐徐插言道：“分明有人存心不良，却替人家胡乱加上一个罪名。”

武生公子心里有病，霍地踏前二步，目露凶光道：“你说什么人存心不良？”

陆文飞冷厉的道：“你自己心里明白，为什么还要明知故问。”

武生公子大怒，抬手就是一掌，一股巨大的潜力直撞了过来。

陆文飞忽的侧身一挪，星目精芒闪耀，显然已是动肝火了。

司马温急上前将武生公子拦住，轻叹一声，道：“眼下情势甚是复杂，邬兄何苦只管为这些口舌是非动怒。”

见武生公子没有再动手之意，随又对陆文飞与张谢二人拱手道：“避秦庄绝无与各位为难之意，咱们不要上了人家的圈套。”

张南忽然气勃勃的道：“避秦庄果真没有掳去敝侄女。”

司马温叹一口气道：“这事兄弟早就明告张兄了，再说敝庄与贵门素不曾有仇怨，何故出此下策呢。”

张南觉得此话甚是有理，面色稍缓点头道：“贵庄能明白这点便好，本门立派近百年矣，也不是轻易受人欺侮的。”

司马温微微笑道：“川西张门，金陵谢家的威名武林哪个不晓，若不是别有用心，他们不会使出这一招。”

谢一飞听出话中仍带有话，遂从中插言道：“莫非司马兄有了什么线索？”

司马温点头道：“此间不是谈话之所，敝庄离此不远，何不请来敝庄一叙。”

谢一飞急于找到谢宝树，随对张南道：“张兄意下如何？”

张南与他同一心意遂连忙点头道：“既是司马兄有了线索，咱们就去走走亦无不可。”

司马温一招手道：“兄弟来为几位领路。”

陆文飞觉得自己跟去无益，遂拱手告辞道：“在下尚有事情，不陪几位去了。”

转身行去。

司马温忙喊道：“陆兄就请一道去敝庄叙叙何妨。”

张南道：“他既不想去就算啦。”

陆文飞明明听着，故作不闻，一路疾行，突然路边闪出一个村女，对他招招手道：“陆大哥请这里来。”

陆文飞闪眼一看，只见那村女生得明眸皓齿，十分娇美，却素不相识，不由诧异道：“姑娘如何识得在下？”

村女嫣然甜蜜一笑，道：“小妹云娘，陆大哥怎么忘了？”

陆文飞细味她的嗓音，果是云娘，只是不明一黑女竟会突然变得如此秀丽。

云娘见他一脸诧异之色不禁扑的一笑道：“不用奇怪，在不醉居时，小妹是用易容丹掩上了本来的面目。”

陆文飞这才恍然大悟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目光四下一扫，不见雪山盲叟随问道：“公孙前辈没与你一道？”

云娘道：“我爹就在前面不远，我领你去。”